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80
3 Decem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八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1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弗洛林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嗣后: 维杰瓦德内先生 (副主席) (斯里兰卡)

一 巴勒斯坦问题(38)(续)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4479/A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38(续)

巴勒斯坦问题

- (a)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42/35)
- (b) 秘书长的报告(A/42/277)
- (c) 决议草案(A/42/L.33至A/42/L.35)

阮萍清女士(越南): 40年前,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II)号决议, 其中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从那时起, 无数项决议年复一年地获得通过, 但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危机的症结所在和阿以冲突的根源——依然未获解决。巴勒斯坦人民依然被剥夺了不可剥夺的基本民族权利、自决和独立的权利、以及在自己家园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巴勒斯坦人口中有一半被赶出家园, 或在难民营中挣扎, 或浪迹天涯。另一半继续生活在以色列占领部队野蛮和镇压性的政权枷锁之下。

关于过去一年发展事态的各种报告和情况表明, 以色列不仅坚持、而且还强化了对巴勒斯坦和其它被占阿拉伯领土内人民的镇压措施。以色列占领部队根据“铁拳”政策, 对几百名有反对非法占领、枪杀巴勒斯坦示威者、关闭学校和大学、在被占领土某些地区实行宵禁的嫌疑的巴勒斯坦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拘留、恫吓、逮捕和不经指控和审讯的拘留。与此同时, 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派军事飞机多次轰炸各个巴勒斯坦难民营, 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公民, 其中有妇女和儿童。

在采取这些侵略和恫吓行径的同时, 以色列占领部队在过去一年中还加速建立新的以色列定居点, 企图改变被占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政治、文化、宗教和人口组成特征, 从而在该地区实现殖民化和扩张的阴谋。

显然, 40年来, 如果没有美国的鼓励和援助, 以色列是不可能坚持向巴勒斯

坦人民推行扩张主义侵略和无情压迫政策、肆无忌惮地猖狂蔑视世界舆论的；时至今日，它还在继续这样做。 华盛顿通过与特拉维夫的所谓战略联盟，企图尽一切可能地加强以色列的侵略作用，鼓励它加紧侵略和殖民化，以消灭巴勒斯坦人民争取不可剥夺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在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之间挑拨离间，同样，根据战略联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促进相互合作协定”，美国不仅增加了尖端武器的供应，而且还在以色列发展了军用飞机工业，确保以色列参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因而对中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最近，美国政府逼迫参议院通过法案，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美国的办事处，其中包括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 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径不仅表明了对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敌意，而且也是对联合国和人类良知发出的猖狂挑战。

尽管以色列在美国帝国主义和其它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和恫吓，尽管它们进行了各种各样卑鄙的阴谋活动，但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克服了难以描述的重重艰难困苦，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他们有铁一般强硬的决心和牢固的团结，在阿拉伯人民的声援下，在全世界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强烈同情和支持下，巴解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一定会赢得争取不可剥夺民族权利英勇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今年4月于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理事会会议上，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和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任何野蛮势力、狡猾或邪恶的阴谋或阴谋活动都征服不了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40年来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独立和自由进行战斗。 他们的正义斗争必胜无疑。

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危机的核心和阿以冲突的根源，只有在全面、公正和永久地解决中东局势的范围内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正如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无数项决议中多次重申的那样，要获得这种解决，以色列就必须完全和无条件地撤离所有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阿拉伯领土，必须让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恢复和行使合法的不可剥夺权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园的权利、自决权和在巴勒斯

坦建立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的权利。正如过去所表明的那样，任何部分或单独的解决办法只会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化，进一步陷入僵局，使得形势更加恶化。

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享有平等地参加争取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所有努力，包括国际会议的固有权利。

在寻求这样一种全面解决中东局势的方法中，联合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举行由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解组织平等地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人们高兴地注意到，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原则上反对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主张，并且

“近几个月来，有各种迹象表明对谈判进程的态度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A/42/277, 第3段)

然而，还必须作进一步的努力，以便消除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极态度造成的障碍，并开始国际和平会议的筹备进程，以期找到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法，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在，巴勒斯坦问题摆在联合国议程上已经有40年了。我认为，对造成巴勒斯坦人目前不幸处境的原因不需要作任何冗长的解释。这些原因就是以色列占领阿拉伯土地，推行逐步吞并用武力夺取的领土的政策，从而给当地阿拉伯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另外以色列当局不仅拒绝离开这些领土，而且还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合法的民族权利。

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达20多年之久，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真正令人沮丧的。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我们看到对所有那些跟占领政权意见不同的人不断地进行迫害。大部分巴勒斯坦土地被没收，并且不顾所有的国际公约，正在那里建立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定居点。以色列占领当局在经济领域中推行的路线完全是殖民主义的：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剥削自然资源和人力。以色列

统治当局一心想要抹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特征，企图迫使他们服从占领当局的统治。但是，恐怖政策和把整个民族赶进少数民族居住区的企图都未能动摇他们的意志。

巴勒斯坦人无私地继续抵抗占领，它们继续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巴解组织无疑是代表着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唯一组织和主要的政治机构。

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大会制定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则；所有真心诚意地谋求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的人普遍承认这些原则是不可置疑的。这些原则极其明确地强调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他们的自决、独立和国家地位的权利。象实现阿以冲突的全面解决一样，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基础只能是以色列军队撤出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举行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是实现和平、公正和全面解决冲突的唯一合适的途径。

阿拉伯世界在解决中东问题上持类似的立场。这种立场在阿曼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再次得到强调。但是，另一方——以色列和支持它的美利坚合众国——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呢？在阿拉伯人提倡国际会议的主张的时候，特拉维夫和华盛顿却破坏这一主张。当阿拉伯国家要求解放被占土地的时候，以色列却在美国的纵容下企图保留这些土地。在阿拉伯国家提出巴勒斯坦问题并说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应该成为会议的参加者时，特拉维夫和华盛顿顽固地不理睬巴解组织。

中东冲突的主要方面是巴勒斯坦人的自决问题。只有在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创造了真正的条件的时候，才能为在包括以色列国在内的该区域国家之间建立基于平等和同等安全原则的和平关系打下公正和持久的基础。正如将近40年的经历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任何其它解决方法只能使该区域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也完全适用于给予巴勒斯坦领土的人民所谓的充分自治或在那里建立一个“自治巴勒斯坦管理当局”的各种各样的计划。

由于阿以冲突得不到解决，因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在目前情况下特别令人关切的是军备竞赛，这种竞赛在质量上有了新的发展，并已经接近核导弹的水平。有关以色列试验射程为1500公里的耶利哥2级导弹的报道证实了人们的担忧，即依靠武力仍然是以色列对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推行的政策的基石。

就苏联来说，它愿意一如既往同所有那些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渴望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国家进行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合作。在莫斯科的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70周年的节日活动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我国和世界的调整和新想法》的新书。其中在涉及到中东问题时，戈尔巴乔夫指出：

“……我们意识到，在目前局势下，很难在冲突各方之间取得利益的一致。但我们有必要继续这种努力，有必要争取缓和冲突以达到一个阿拉伯人、以色列、其邻国和其它国家利益的共同基础。”

人类目前正生存于相互依存的条件之中。如果和平的大厦的一部分面临被摧垮的威胁，就不会是牢固的。然而，只有当现存的矛盾在公正的基础上、在考虑到有关各方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通过集体的努力加以解决，才能消除这种威胁。

这里，我们似乎还应提到另外一点。谁在一个问题上有自己的利益决不意味着在我们的大家庭中只宣布自己的章程、或把某一具体地区宣布为自己重要利益的范围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宣布行使监护该地区命运的职能或把自己的准则和标准强加给该地区国家人民。这种办法从没有取得过良好的效果，而今天它们不过是一种陈旧的办法。

一项实际上自命为考虑深远和谨慎明智的外交政策，如果不与其它国家的利益协调起来或不进行平等的民主对话——这些都是寻求共同接受的办法与妥协的先决条件——那么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如果不取得不仅使一方、而且使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与协议，那么就很难想象出能够解决有关各个国家与人民之间冲突利益的问题——比如阿以冲突的问题——的任何办法。

苏联一直采取积极和建设性的措施以争取实现对阿以冲突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我们认为，满足下列的要求能够为这种解决办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些要求正好体现在联合国的很多决定中：首先，以色列部队撤出其自1967年6月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第二，保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的民族权利、首先是自决与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第三，保证该区域每个国家、当然包括以色列不受阻碍地进行发展与安全生存的权利。我们相信，充分执行这些原则符合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根本利益。

很不幸，我们不得不再次指出，仍然希望它们将继续无视中东局势的现实情况的力量仍然很活跃。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不明智的，是没有远见的。它也不符合以色列国的利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同的、文明的方法以摆脱这一僵局，这就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巴解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将参加这次会议，而这次会议将是集体的外交行动的经受考验的和可靠的途径。

无疑，我们应当为这种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人们为了找到解决阿以冲突的关键问题的决定性办法而要求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年7月建议在安全理事会范围内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保证为会议的所有方面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戈尔巴乔夫在上述一书中强调指出：

“……谈判进程应当开始，这一进程应当包括现有的双边和多边接触，以及保证积极争取实现这种政治解决，这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我们迄今未能直接采取行动召开国际会议，但我们仍可以说：在过去一年中，国际社会对这一想法的支持大大加强。我们已创造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通过联合国体系对解决中东问题的进程提供必要的推动力。很不幸，尽管安全理事会第598(1978)号决议的通过表明实际上存在着安理会成员、包括常任理事国之间发生有效的相互作用的实际可能性，然而这种办法迄今仍未发挥其最大的能力。我们现在应当加倍努力，以便就召开这次国际会议的必要性取得国

际上的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为消除中东的冲突和实现公正的解决——其中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自然是关键因素——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联合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其它问题象巴勒斯坦问题那样长期以来经常受到审议。大会、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其它机构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要解决这等延续几十年的激烈冲突。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悬而未决的巴勒斯坦问题的继续存在不仅妨碍整个中东冲突的解决，而且还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而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

另外，我们今年还听到关于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难民营、杀害巴勒斯坦学生和继续维持非人的占领统治的耸人听闻的报告。目前，全体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失去家园，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数百万人生活在难民营中，而全体巴勒斯坦人民仍然遭受任意处置、暴力和以色列的侵略与占领。如果以色列没有其战略盟友的支持和援助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已经40多年了，而至今仍未能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主要原因就是某些帝国主义势力仍在企图实现霸权和主宰统治，尽管当今世界需要的，而且事实上当今世界的口号也正是对话、合作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帝国主义势力的这种争夺不允许中东存在安定和稳定，尽管该地区的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发展和实现世界和平渴望并需要安定与稳定。

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冲突的核心同所有其它也应当得到解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可能在整个饱经苦难的区域实现全面、持久的和平。巴勒斯坦问题反映了该区域问题的错综复杂、多重性、相互关联和复杂性，只有从这些问题的相互关联性着手，并通过所有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从秘书长提交给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报告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他在报告中谈到这一问题时说：

“……但无论如何仍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通过谈判进

程、达成有关各方均愿意参加的全面的解决方法。”（A/42/1，第3页）

在一般性辩论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概括地谈到对解决中东冲突和召开中东和平问题国际会议必要性的原则立场。

外交部长菲舍尔先生说：

“……人们对于召开一个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有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这个会议将由所有有关方面参加，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直接安排一个谈判机制将使这个会议有可能早日召开。”（A/42/PV.10第34至35页）

这一立场并不受战术变化的影响，而是来自完全只用和平方式解决现有冲突的必要性，从而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因此，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和希望的。

现在仍然有人企图在解决中东问题时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排斥在外。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否认得到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与其直接有关的问题上的发言权。最近有人企图以否认《总部协定》中所规定的义务对巴解组织的作用提出疑问。

当召开中东和平会议从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的时候，这种举动应当被视为企图阻止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非常典型的是，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受到践踏。

但是，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问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其建立后的20多年里，充分证明它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解决这一问题是不能将其排斥在外的，因为这将意味着不考虑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只能带来假的解决方案。

任何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真正关心的人都应当让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参与这一问题的解决，以免避将来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如果巴勒斯坦人民不能行使主权国家权利，特别是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那么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定

将永远是空想而已。只有团结一致，将该区域的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都包括在内，并在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其它有关各方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够解决这个复杂、困难的问题。这就是召开国际会议的主要原因，我们支持这一会议的召开。联合国、阿拉伯联盟和不结盟运动的许多决议正是在这样一种态度的指导下通过的。

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可以回避国际形势的现实。当我们鉴于人类面临的毁灭性危险，共同为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在国际冲突的解决面临危险时袖手旁观，因为这场冲突的一点火星将能够点燃危及世界的火焰。

判断一个国家和一个负责的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们怎样迎接未来的挑战，怎样尊重人民的生命权利和所有其它权利。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应当尽早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整个中东冲突问题。这首先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所有自从1967年6月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土地。该区域所发生的事件及该区域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绝不是与我们无关。

也正是为了这一原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多年来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以使巴勒斯坦人民最终能够享受其主权权利作出了贡献。我愿向本委员会主席塞内加尔常驻代表马桑巴·萨雷大使以及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此，我国政府谨邀请本委员会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1988年欧洲区域巴勒斯坦问题研讨会。我们相信，这样一个研讨会将有助于欧洲更好地理解巴勒斯坦问题，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继续站在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唯一、合法的代表巴解组织一边，并支持他们为实现民族独立、建国、和平和社会进步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将支持所有旨在加强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统一以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步骤。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以及整个联合国今后也可以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全面、公正和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及其核

心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伙伴。

希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今年，联合国第40次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从这个问题第一次得到联合国的注意至今已有40年了。40年来，这个问题在会场外和大会讲台上被讨论，希望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一个孩子从他的真正母亲怀中偷走，被一个假的和骗人的母亲认领已经有40年了。问题被提到法官面前，主持正义的人们希望这位法官能够恢复他们的权利，他们希望他们的控诉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这个法官作出裁决，这个婴儿应被分为两半，一半给他的真正母亲，这位母亲为失去了自己的骨肉而惊恐地呼叫，另一半给他的假母，这位母亲马上接受了法官的裁决，法官落进了圈套。

联合国和我们今天都还记得，大会通过那项邪恶的决议已有40年了，那项决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而且由于它是以非法手段通过的，它已彻底腐烂，并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在大会第三届会议上，帝国主义者代表了他们的殖民地，占领者代表了被他们占领国家的人民。他们的投票违反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愿望和期望。事后，这些人民从它们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今天它们作为自豪的国家站在我们中间，享有着这个国际组织成员的充分权利。今天主持公正的多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它的行为和目标表示遗憾。现在，当这些自豪的独立国家回到它们的正当地位时，当它们在国际社会的议事厅讲出它们真心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今天在大会提出虚伪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它将遭到失败，正象任何贼盗在正义面前要遭到失败和任何骗子在法律的正义面前要遭到失败一样。

我们看到在大会第三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的虚假保护伞下40个困难和黑暗的头。那时以及现在，巴勒斯坦人民始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要求得到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在那以前，巴勒斯坦在外国殖民主义的枷锁下度过了30年，巴勒斯坦人民与殖民政权进行斗争，这个政权向外国移民打开了他们国家的大门，让外国移民到那里定居以实现它的梦想。它人为地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它逐渐接管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的正当主人变成了他们自己家园和祖先

世代生息的土地上的外国人。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真正本钱是它们在殖民主义国家和外国影响中心的巨大影响。它们通过在某些国家首都施加影响，能够夺取另一个平静地生活在自己家园上的民族的土地。在那以后，它们又从大会第三届会议上得到了一个盗窃许可证，正象我们在1947年11月第二届会议上所看到的那样。那是一次可耻的会议，联合国应当从其记录中抹去其留下的痕迹。联合国应当使自己的良知摆脱它的影响；今天，这个良知已成了其所有会员国人民良知的真正表现。

这个问题摆在联合国面前已有40年了。在巴勒斯坦发生了什么？以色列在往那里走？我们应当走哪条路？前途是什么？将近90年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宣布了它们的梦想，进而在殖民主义的保护下并依靠殖民主义的帮助为它们自己在巴勒斯坦夺取了一块土地。当时，它们依靠外国的支持，依靠外国提供的征服手段和专治工具夺取了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从那以后，它们又夺取了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扩展了它们的掠夺，实现了它们的梦想。由于所有这一切，该区域的局势每况愈下。以色列的所有要求就是一个谎言继以另一个更大的谎言，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它们梦想中的一大罪恶：一个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

尽管如此，以色列还大谈安全与和平，抱怨阿拉伯的不正义行动，不向它的专治愿望投降，不自愿向掠夺者放弃他们的国家，不承认偷窃他们家园的合法性，不欢呼和赞赏这样的掠夺者，它们监禁阿拉伯人，对被占领土地的所有者进行一切形式的压迫，以便在阿拉伯人的尸骨上定居和建立国家。

我们面前有载于文件A/42/35中的一份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总结了犹太复国主义和它的支持者在1947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播种后在1987年收获的果实；这个果实就是那块土地的合法所有者——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土地上最重要、最严肃和最大的现实。不论在联合国内还是在联合国外，他们的存在就是问题的核心。从1917年以来，巴勒斯坦人民经受了70年的考验，他们以其生

存和发展的经验和能力获得了对付以色列人的一切手段。此外还有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绝对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对此提出挑战，以挽救一个邪恶的压迫者，因为权利有其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它最终仍将是舞台上的主宰。

我愿在此正式表示我对本委员会客观的报告的赞赏，这份报告为了解事实真相作出了真诚的努力，以色列以各种不公正、非法的手段歪曲和妨碍世界了解事实真相。但是，正义的东西最终将获得胜利，它是压制不住的，不管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如何阻挠反对，事实真相最终总会水落石出的。本委员会的努力正表明了国际社会的良知尤在，追求实现全面、普遍的性质，按照一个正当的决策进程行事。从本报告中提及或未提及的内容情况来看——因为以色列及以色列份子甚至正在本大楼的各行政部门同本委员会作对——本委员会的工作在今年再次证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如同往年一样正在嘲弄国际组织，违背公理和法律并犯下罪行，这些罪行必须受到遗憾和惩罚，直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

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干什么呢？有些人执意为以色列种族主义辩护，但是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并不是选举周期中的拍卖品，也不是国际政治奴役的市场。让这些人到巴勒斯坦去看一看种族主义是如何同犹太复国主义进行竞争的，看一看种族主义如何忌妒犹太复国主义，忌妒犹太复国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始于其边界之外；它始于被允许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土地上定居的那些人。这些新来者带来了最严重的种族主义。

这份报告并没有讨论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问题，但是它清楚地描写了合法享有权利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和那些来自国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夺走了本来属于阿拉伯公民的家园和土地；在经济领域以及享有水源和空间等方面取代阿拉伯人；夺去阿拉伯人在学习和教育领域中的地位；盗窃他们的土地、家园、农场、水源、灌溉和产品的市场；而且对他们进行攻击，仅仅因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攻击者却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这方面，本委员会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委员会特别注意到，据报告没收农业用地和水源的情况日增，对商业和工业部门任意征税并施加限制，并继续破坏被占领土的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结构。”（A/42/35，第25段）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

如果看一下大部分以色列统治者的过去和现在，就会看出一份各种形式的独特的恐怖主义活动的记录。如果拉比·卡哈尼是属于一个负责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他犯下这种众所周知的罪行，就会坐牢，一直关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但是在以色列当局来看，他——而且还有许多象他这样的人——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享有议员的豁免权的领导人，当局表面上批评他而实际上却为他所犯下的罪行保护他。如果想认真研究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人们随时都可以得到材料。我愿维护本国际组织的尊严，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族主义进行辩护。就今天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罪行。但是这对任何时代、任何一天来说，都是一种罪行，这种罪行遍及阿拉伯土地，侵犯每一个阿拉伯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阿拉伯人——这种罪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如果有人对这种现实一无所知，他应当目睹这种罪行是怎样进行的，到巴勒斯坦去亲眼看一下本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说的以下的情况：

“以色列占领当局继续在所占领土内实行“铁拳”政策，以图压制人民反对占领和支持巴解组织的激情和活动，委员会对此仍然极为关切。”（第22段）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实体自称是一个国家却不承认自己的边界范围？请问以色列实体它的边界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实体，拥有建立这个实体的土地的人们却不构成该实体的实质成份？问问以色列，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土地的主人在他们自己土地上是什么地位？1948年，当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的时候，外国统治保护伞下的犹太移民只占有巴勒斯坦土地的6%，这还是在外国统治的纵容下取得的，而阿拉伯人占有94%。现在阿拉伯人——

5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状况怎样呢？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地位何在？委员会的报告说：

“委员会要再度表示非常关注以色列占领当局的这些政策和做法，极力提请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注意，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显然违反了1949年8月12日《第四日内瓦公约》，不仅严重影响到巴勒斯坦人实现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影响到争取公正、持久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努力，而巴勒斯坦问题正是中东冲突的核心。”（第26段）

对这点无需作任何解释。

以色列宣称说它渴望和平状态并寻求和平。而以以色列为实现和平与和平状态做了些什么呢？它夺取了巴勒斯坦其它的土地；它夺取了戈兰高地；它入侵黎巴嫩而且现在控制了这一国家的南部；它对从突尼斯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在它夺取巴勒斯坦之后，先后四次对阿拉伯邻国发起战争。它曾试图要黎巴嫩接受以投降换取的和平。它继续威胁本地区及该地区各国的安全。它拒绝了1982年非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阿拉伯和平方案，尽管阿拉伯国家作出了重大牺牲。它之所以拒绝这一方案，是因为它不想要全面的和平。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它拒绝并破坏联合国所提出的各种可能的方式，甚至拒绝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平的可能性。甚至对和平可能性的讨论也遭到了以色列当局的拒绝。这样的人真的希望和平吗？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以色列前总理梅厄·梅勒尔在1969年说“不存在巴勒斯坦人这样的东西；他们不存在。”这就是他们所要的。梅厄·梅勒尔消失了，她所说的话也消失了，而现在有五百万巴勒斯坦人正在为恢复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犹太复国主义者当然知道他们生活在掠夺而来的土地上并且靠借来的钱生存。他们拒绝一个平衡的和平，他们似乎是在争取时间，准备有朝一日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广阔地区上与拥有无数人民的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决战。时间对他们并不有利而未来则可能充满着不测。难道继续进行压迫和盲目行事就是一个希

望建立国家的人民的目标吗？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稳定、公正、平安和和平的基础之上——这一切正是以色列实体所缺乏的——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途径吗？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固定的领土上并由合法的并历史地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依靠土地的资源谋生的人民来建立这样的国家，除此以外还有别的途径吗？

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实体所缺乏的。此外，它想把战争作为生存的方式，谋生的手段和稳定的借口。难道这一基本的矛盾不正是要求我们检查一下联合国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立足点以及它对巴勒斯坦人民、对这一地区人民和国家甚至对于整个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联合国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人民和国家之间提供一个公正的和平、稳定和平衡的关系。

我们在委员会的报告中看到如下声明：

“委员会认为，在这一关键时刻，安全理事会必须就本委员会在其第一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以及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建议采取紧迫的积极行动。”（A/42/35，第23页）

今天，我们记录了连续四十年来联合国一直未能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本组织的会员国未能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并未能将在巴勒斯坦土地以及在巴勒斯坦以外反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行动归罪于以色列势力及其支持者，这些人向以色列提供了傲慢无理的手段，即战争和金钱的手段，使它能够进行反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人的罪行，事到如今，难道我们还不应严肃地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问题吗？

阿尔萨斯是第一个礼拜方向和第三个最神圣的清真寺，它是每一个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良知、思想和信念的坚定堡垒。犹太复国主义者目前和自从他们来到这一清真寺亵渎了这一圣地以来，一直并正在企图改变它的性质和特征。我们警告他们对这一清真寺及其圣殿做手脚将会激起整个穆斯林世界奋起捍卫该圣地的神圣。毫无疑问，整个穆斯林世界决心使阿尔萨斯清真寺完全恢复其阿拉伯特征和宗教性质并保证其神殿得到完全的保存和安全。

在前几届会议上，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纪念活动中，会员国听到了阿

布阿齐兹国王写给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的信中的内容，他在信中重申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从问题开始直至其解决为止将致力于恢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致力于在和平的土地上废除不公正现象，同时他指出我们致力于实现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在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我们将致力于这样做直至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的权利胜利为止，同时我们将致力于安全和公正的和平。

在以后几天里，会员国将再次听到两个圣地的保护者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活动中发出的信。

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和平的话，那么在1982年非斯首脑会议和平计划中阿拉伯国家要求和平的倡议的确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但正如人们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极力反对和平。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重申，以色列当局继续其压迫和不公正一天，就会进一步拖延和平的前景，就会使联合国面临比今天面临的更为严重的负责。1983年召开的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日内瓦宣言包括了以下的声明：

“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一核心问题，是在中东寻求全面的、公正的、和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关键因素。”

宣言也指出：

“中东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国际紧张局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以及那些支持其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A/CONF.114/42，第1段）

我们能够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看清事实真相吗？

扎波多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就巴勒斯坦分治问题通过第181（II）号决议至今已过去了四十年。在这些年里，虽然国际社会不断地作出呼吁和努力，以色列一直在阻挠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家。因此，中东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充满着危机和暴力，并成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最严重的温床。

自从以色列国建立以来，该地区人民经历了一系列战争、暴力行径和恐怖，经常有距离该满目疮痍地区几千公里以外的大国直接介入。没有获得解决的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阿以冲突的核心；不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要想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或消除这一危险的紧张温床。

在过去几十年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一系列决议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国际社会为实现这些权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阿拉伯国家联盟、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采取的立场和活动都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借此机会赞赏联合国、其各机构、秘书长和秘书处各有关单位作出的努力。

但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尽管作出了上述国际努力，局势仍没有任何改进。恰恰相反，正如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以色列政府的一般政策仍然遵循同以往一样的路线。”（A/42/650，第206段）

对被占领土阿拉伯人民推行的迫害和恐怖政策仍然执行，对邻国的威胁和侵略行径仍在继续。

只要以色列当局及其政治、财政和军事支持者们的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该地区的动荡局势就将继续处于军事冲突的边缘。这也证实，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在牺牲他国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前提下得到保证。

以色列鼠目寸光政策的依据是野蛮践踏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和拒绝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这一政策使该地区局势持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欢迎第18届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所取得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是朝着恢复巴解组织团结和加强其尊严和行动能力方面前进的一大步。必须承认

和尊重巴解组织为关于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谈判中成熟的和拥有主权的一方。

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是根据大会第38/58C号决议，在包括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在内的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基础上，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一年前，我们欢迎苏联关于通过设立由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组成的筹备委员会来加速筹备这次会议的倡议。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一再使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了解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统一起来的。 秘书长在今年关于本组织工作报告中指出：

“至今所有各方对举行一次国际会议的这一原则仍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妨碍了我在程序问题上取得进展。……尽管有种种挫折，但无论如何仍必须继续努力，争取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通过谈判进程、达成所有各方均愿意参加的全面的解决办法。”（A/42/1，第2页）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重申，目前局势迫切要求加速筹备关于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的工作，其中包括开始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但是，那些认为单独解决是可能的人们必须重新审查他们的立场，并表明必要的政治意愿，以便找到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办法。

在中东局势方面，我们经常听到“恐怖主义”的说法。 在这方面，我必须指出，我们一贯，并将继续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特别是国家恐怖主义。 但是，我们强烈谴责蛊惑人心的运动和那些旨在使用“恐怖主义”的标签来诋毁民族解放斗争而发动这类运动的人们； 这些人另一方面却同时资助武装的恐怖主义雇佣军。 那些实际上不想公正解决中东问题和以此使人们不相信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抵抗运动的人们表现出歇斯底里和虚伪的态度。 事实是，那些大张旗鼓的运动使人们忽略中东危机的真正根源，加剧中东人民的悲剧。

因此，我们认为，叙利亚关于举行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会议，确定国际恐怖主义和将恐怖主义同民族解放斗争区分开来的建议值得认真研究。

我们十分不安地获悉，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第940号法案；根据该法案，巴解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团的建立、存在和活动都将被宣布为非法。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发表的公报，同意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立场，即：美国参议院法案是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对一些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最新的一项措施。这不仅显然是非法的和违反总部协议的，而且是企图损害巴解组织在美国公众中的信誉和在联合国正在为寻求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作出积极努力的时候破坏巴解组织的利益。

最后，我表示相信国际社会将加紧努力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包括行使其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为了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确保在这一地区建立稳定的和平，以色列必须放弃其侵略、占领和吞并政策，从它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所有领土撤出其部队。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将取得胜利，联合国将为这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加伊拉尼先生（阿曼）：大会今天审议的问题同联合国有着一样长的历史。自从第一届会议起这一问题就引起了大会的注意，四十多年来大会一直在讨论这一问题。

巴勒斯坦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它是中东问题的关键。大会、各主要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安全理事会，各种各样会议和许多研讨会多年来一直在讨论这一问题。不幸的是，尽管如此至今仍然未采取积极的步骤，以令人满意地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成为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区域和平的最严重的问题。形势的恶化已影响了国际社会的信誉及其通过联合国维护《宪章》所载原则的努力。

中东局势问题自1967年通过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以来变得更为突出，当时以色列拒绝接受这一决议，它至今仍然拒绝实施这一决议。联合国无法使以色列遵守这一决议。以色列加剧了其侵略活动并使其占领永久化，

这使联合国接二连三地通过决议。

现在世界人民欢迎国际社会极其强烈的愿望，希望迅速解决大会所面临的问题，要求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早日找出一个摆脱目前在关于召开有所有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方面所陷入的僵局。巴勒斯坦人民仍然遭到以色列的占领，他们期待召开这样的会议，以获得他们的合法权利，包括在他们的国家和家园实行自决的权利。这一地区的所有人民都希望看到这一会议将带来公正、体面和永久的和平。

形势使中东冲突的各方就和平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必须抓住这一机会，不然，就永远不可能在一个世界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建立和平。人们呼吁大会作出努力以尽早召开关于巴勒斯坦和中东局势的国际会议，以便在这一地区恢复和平。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助手在巴勒斯坦和中东局势方面所作的努力。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了不同的有关情况，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情况。我们支持这一报告并极大地希望尽早召开国际和平会议，以消除中东地区使人民丧失生命和流离失所的战争灾祸。

巴森德瓦先生（也门）：我荣幸地代表南北也门，即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发言。

本届会议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恰好是《贝尔福宣言》通过70周年纪念、是根据要求实行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建立以色列国40周年纪念，是以色列1947年6月侵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占领巴勒斯坦剩余地区，即加沙地带和西岸以及圣城耶路撒冷20周年纪念。

从1982年起以色列在黎巴嫩已经驻扎了5年了。那一次入侵是为了消灭巴勒斯坦人，以后又在沙巴拉和夏蒂拉难民营进行了令人惊骇、残酷无情的大屠杀，使千百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受害。这些悲

惨的记忆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所遭受的悲剧，他们的后代现在仍然遭受着屠杀、监禁和剥削，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要获得其他人已经得到的权利，他们希望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自由独立地生活。

如果说大会1947年第181(II)号决议保障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尽管通过第181(II)号决议* 40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大会至今未能保障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

但是，占领一部分巴勒斯坦土地，建立一个犹太国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以色列又占领了巴勒斯坦所有土地；以色列坚持这么做的原因是联合国在执行其各项决议方面无能为力。

因此，以色列推行了一种镇压生活在巴勒斯坦国土内外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非正义政策。凡是熟悉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侵略行径的人们，凡是熟悉巴勒斯坦人民自英国委任统治以来，所不得不受到的苦难的人们都知道没有任何民族能向巴勒斯坦人民那样经受如此重大的悲剧，唯一例外是纳米比亚人和南非人民。在阿拉伯国家内的外国人成了领导者和主人，而该国的人民却受到迫害、监禁或流落到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成为难民。

背井离乡的阿拉伯人不能与他们家庭的其他成员联系。他们只有不断地回忆，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返回他们的祖国，占领当局不让他们返回祖国。巴勒斯坦人经常面临死亡，这是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的空袭，以及雇佣匪帮进行的种族主义活动。

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在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首都被杀害。但是，我不愿意占用过多的大会分配给审议这个项目的时时间，我不会在每次发生惨案的时候就列数以色列恐怖主义分子在被他们占领的巴勒斯坦内外杀害的所有受害者的名字。

* 副主席维杰瓦德纳先生(斯里兰卡)担任主席。

以色列实体的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时候，谈到他的政府对于和平的愿望，但是，他的讲话充满了谎言。他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忘记了联合国大会第48/58C中已经指出了通向和平的道路，呼吁召开一次所有有关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的中东和平会议。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常任理事国也将参加这个会议。大家都知道是谁拒绝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从而拒绝了和平。巴勒斯坦人已经宣布，而且继续向全世界宣布——就在昨天，他们通过法罗克·卡杜米先生在这个讲台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只要这个会议召开他们就准备参加；而以色列通过其总理继续说，他们拒绝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以及有关的联合国决议。那么，谁在拒绝和平呢？

任何建立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基础之上的和平都会遭到以色列的拒绝，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道路。

秘书长和他的同事作出了值得称赞的努力，起草了一份关于中东形势的报告，值得我们感谢。我们认识到这份报告不可能全面详细地描述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份报告将长达数千页。然而，这个报告的确暴露了以色列占领当局的罪行，例如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人权。

最近，我们听说了辛·贝特对巴勒斯坦囚犯所犯下的罪行。我们最后终于知道了以色列秘密警察当局在干些什么。因此，我们知道了他们对犯人如何进行严刑拷打，以及知道他们如何迫使法庭谴责被告。他们这样做得到了以色列领导人强烈的支持，以至于新闻界也经常提到这个丑闻。

我们呼吁秘书长继续为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进行他的努力，尽管以色列反对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我们希望，呼吁召开这次会议的决议不要遭受于早些时候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解决阿以冲突问题的决议的同样的命运。

我们愿意感谢在马桑巴·萨里先生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我们感谢该委员会在完成大会赋予它的任务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我们还

要感谢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调查了以色列有关被占领的领土上人民的人权方面的所作所为，我们还要感谢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该工程处在巴勒斯坦人民恢复其自决权，并在其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之前，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宝贵的支援。

自从40年前制造了以色列以来，巴勒斯坦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他们为恢复其权利所进行的合法斗争，但是，在1967年6月，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所有领土，褻渎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无论是在建立以色列国之前还是之后，以色列都坚持推行其侵略、暴力、扩张以及建立定居点的政策以及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做法。

这种政策应该受到我们的谴责。以色列现在正在忘记这一点，即它正在寻求的和平不能保证免受由于执行这种政策而遭到的进攻。我们知道，美国正在毫无止境地援助以色列。它正在利用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来在国际讲坛上支持以色列。

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正在领导着谁。例如，在以色列所从事的活动及其方式中存在着问题，因为它所从事的活动的方式影响了它与美国的关系。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毫不犹豫地在美国杀害阿拉伯血统的美国公民。以色列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进行侵略。以色列人杀害巴勒斯坦人，监禁巴勒斯坦人，驱逐巴勒斯坦人。尽管这样，在美国政府的眼里，以色列依然是一个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巴勒斯坦国家。

美国国会在决定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华盛顿的新闻办事处之后，准备通过一项旨在关闭该组织驻联合国的观察员办事处的法案。因此，美国国会违反了联合国东道国的协议，它这样做是为了讨好以色列。如果这种法案获得通过，这对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团来说，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同意巴解组织成为联合国的观察员不是由美国政府所决定的，而是由大会决定的。现在是时候了，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考虑其立场，它的立场不应该建立在其对以色列偏袒的态度的基础上。

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曾经为他们的国家独立进行过斗争；因此，他们应当理解巴勒斯坦人民为重新获得他们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而不应该支持正在占领

着巴勒斯坦，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以色列。今天的美国，与其他任何时候相比，应该更加反对以色列的傲慢及其对国际意愿提出的挑战，因为它拒绝执行有关呼吁使巴勒斯坦人回到自己的民族家园的决议，拒绝执行那些呼吁以色列将其正在占领的领土归还给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决议。大会的决议中所设想的国际会议将为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提供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机会。

我们现在不管是谈论巴勒斯坦、南黎巴嫩还是戈兰高地，我们发现，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与比勒陀利亚在南非、纳米比亚以及安哥拉的所作所为是相同的。以色列和南非政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以色列领导人必须服从国际社会的意愿，同样，在对待纳米比亚以及南非人民方面，南非也必须服从国际意愿。巴勒斯坦人民将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为其独立而斗争的人民将最终取得胜利。

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只是几天以前，大会正在审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这种政策从根本上说，公然否认了人类的价值，藐视了国际法的一切准则。今天，我们正在审议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尽管并不完全相同，然而，它们有着极为相似的特点和表现，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出自相同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它们都是建立在带有歧视性质的概念基础上的，它们都使用武力，使其能够永久化。尽管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否认和谴责，这种政策所代表的制度继续践踏着国际法的所有准则和原则，藐视着道德和人类感情的所有良知。也许，种族隔离的设计者，恶毒的韦尔沃德先生，早已领悟到的正是两种政策的这种共同的特点，因此，1961年，就在这个大会堂里，当以色列投票谴责种族隔离政策以后，它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很不正常，它叫喊到：

“不要跟我说两个国家有任何区别，因为一个国家是建立在种族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而另一个是建立在宗教分离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一种歧视要受到谴责，那么另一种也应该受到谴责。……犹太人从居住在那里已经一千年的阿拉伯

人手中夺得了以色列领土，我支持他们这样做……但以色列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

联合国在1947年11月29日的第181(II)决议中，决定批准分治该国家的计划。这一计划是在特别会议的几个月之前建立的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出来的，自从联合国通过这一决议以来，当我们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演变，我们就能充分领会这些话的意思。这一分治方案产生了巴勒斯坦问题和以色列。自相矛盾的是，这一联合国的解决办法并没有解决犹太人的问题，更没有解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它们在若干年之后将由于以色列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而遭到不幸。大批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他们的国家，这些离开家园的人将会知道流亡的苦难，而那些没有离开的人将会知道统治别人的痛苦。

在这两种情况下局势都很危险，但在以色列于1967年侵略阿拉伯领土之后局势恶化了，这次侵略迫使第二批巴勒斯坦人逃亡，而以色列在整个巴勒斯坦（包括耶路撒冷）以武力夺取的土地上定居。

尽管有普遍承认的不允许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原则和关于保护平民的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以色列看来已经明确地在这些领土上定居并正在企图改变被夺取的土地，不顾阿拉伯居民的抗议和国际社会的呼吁。这样，它的以占领开始的对这些领土的吞并和定居政策到1977年的时候已经变得制度化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言论自由、自由往来或结社的权利的无数的限制得到持续的加强。为了压制人民的感情和限制对占领的反对，无情地实施了所谓的铁拳政策。总之，以色列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法律武器，其压迫性质可以与种族隔离媲美。

面对着这种局势，巴勒斯坦人民对等待纠正所受到的伤害已经感到厌烦，被迫在其唯一的合法代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保证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以维护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他们不怕流亡的艰辛和占领下更加残酷的困苦，勇敢和坚决地

反对所有旨在歪曲其为了收复自决、独立和返回家园的不可剥夺权利的正义和英勇斗争的企图。毛里塔尼亚一如既往地站在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的一边，并向在战场上捐躯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表示敬意。我国重申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并赞扬他们在巴解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鉴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目前的严重局势，国际社会不断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出。在迄今为止仍然是一纸空文的各项决议中，国际社会请以色列结束占领，停止其压迫政策和所有旨在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历史遗产和财产的行动，特别是圣城或耶路撒冷的性质。我国政府象所有穆斯林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一样，拒绝1980年7月13日的根本法，以色列政权通过这一法律单方面决定把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首都。

自从以色列建立以来，中东，特别是巴勒斯坦，已经成为在不断发生人类悲剧的情况下持续的紧张局势的温床。在1948年，当时生活在该领土的13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有75万人逃亡，在十几年之后的1967年中，第二批50多万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今天，这些难民大约构成巴勒斯坦人口的一半。以色列国迫使他们在悲惨的条件下流亡之后还觉得不满意，还把他们赶到他们目前避难的国家。很久以前的德尔亚辛和最近的萨巴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的令人憎恶的景象仍然生动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证明了允许这种屠杀发生和进行这种屠杀的法西斯政权的残酷和野蛮。

长期以来，在以色列的宣传下，世界只感觉到该国暴行中有关难民的一面。但是，令人宽慰的是，自从七十年代开始以来，世界越来越了解这一占领和压迫制度的真实性质，它象所有这类政权一样，只是依靠使用武力和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永久维持下去。因此，大会在1969年12月正式承认

“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问题产生于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他们的不可剥夺权利的剥夺。”（第2535 B (XXIV)号决议）

大会在1974年11月22日的第3236 (XXIX)号决议中进一步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和获得财产的权利。大会还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各种手段”恢复其权利。

为了确保有关巴勒斯坦的这些决议得到贯彻，大会于1975年11月10日建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从那以来，在历任主席的明智的领导下，委员会不断把世界的注意力引向巴勒斯坦局势的严重性和迅速解决的必要性。

今年，委员会再次提交我们审议的报告 (A/42/35) 因其认真、现实感和中肯值得大会的赞扬。我国希望赞扬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其主席、姐妹的塞内加尔共和国的萨雷大使，在完成任务时所表现的献身精神和洞察力。请他们接受我们的感谢和鼓励的话。

自从1983年在日内瓦召开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会议以来，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大会的共同工作使我们能够为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制定一项行动纲领，贯彻这项纲领首先应当召开联合国赞助下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

尽管这一设想已经被有关的阿拉伯不同方面所接受，由于以色列顽固拒绝，这一设想迄今为止未能得到贯彻。然而，从秘书长1987年5月7日最近的报告 (A/42/277) 中可以看出，尽管普遍愿意考虑可以接受的谈判模式的不同可能性，在会议的形式和会议的筹备工作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国认为，应当尽力迅速地组织这次会议，因为拖延意味着增加巴勒斯坦人民和该区域人民的痛苦。但是，以色列是否准备放弃其武力政策和最终对国际社会的努力和呼吁作出积极的响应？

拜恩先生 (以色列)：主席先生，毫无疑问，你肯定象我的同事和我本人一样感到无可奈何，无法停止年复一年的这种“辩论”的无休止和徒劳的重复。你也

必然感到这些都是老调重弹。这难道是联合国大会应当做的事？不是应该努力缩小差距，寻求一致意见吗？本大会不应充当又一个场所，只是为了永久维持冲突而把各种冲突转移到这里来。毫无根据地指责根本不是产生建立中东和平如此需要的友好气氛和常识的手段。

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议程项目叫作“巴勒斯坦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回答呢？巴勒斯坦在那里？是否就是曾经是英国委任统治的被叫作巴勒斯坦的那块领土呢？这是巴解组织的要求。其盟约第二条是这样提到巴勒斯坦的：

“巴勒斯坦包括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边界在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土单位。”因此，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概念不仅包括以色列、犹地亚、撒马利亚和加沙，而且也包括约旦的哈谢米特王国。巴解组织在其盟约的第十九条中进一步宣称：

“1947年巴勒斯坦的分割和以色列的建立是完全无效的，无论事情发生了多久……”

换句话说，巴解组织企图消灭以色列，吞并约旦。

如果上述就是它提出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仍然是一个问题而无法得到合理的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就很清楚了。这还表明这次辩论的整个标题就是一种委婉语。

我们已习惯了大会所使用的委婉语。在一般性辩论期间，并没有辩论，只有声明；常驻代表都是临时的；更为严重的是，反闪米特人和反犹太人的运动是以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委婉语为幌子的。我们在这个大厅里听到某个代表谈到另一个代表的“丑陋的犹太复国主义嘴脸”。代表们能相信这种说法——“犹太复国主义嘴脸”吗？这难道不会使会员国想起1930年代和1940年代所使用的许多同样的用语吗？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生的大灾难使6百万犹太人成了受害者——那些在奥斯维辛的炉子里被烧死的人难道仅仅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

受害者吗？ 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被暗杀以前发表过几次讲话，其中有一次是对哈佛大学的学生讲的，他说：

“当人们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犹太人。 现在你们是在谈论反犹太主义。”

有时，有些阿拉伯人也放松警惕，以不同的方式谈到犹太复国主义。 例如，巴斯党的创始人米歇尔·阿夫拉克的代表伊莱亚斯·法拉就是这样。 1987年10月10日他对《纽约人》杂志说：

“我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有许多共同点。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犹太振兴，而我们”——指巴斯党(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目标是阿拉伯振兴……”

“巴勒斯坦问题”的标题是否也是另一种委婉语呢？ 我怀疑有些人想通过本次辩论达到的真正目的是对以色列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提出疑问。 他们曾经真正想作而却不敢作的是将辩论的题目定为“以色列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以色列不是一个问题； 而是一种回答，是对成千上万的祈祷者的回答，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希望和许多代表团的愿望变成的现实，正如伊莱亚斯·法拉在疏忽的时候所承认的那样。 以色列将在这儿生存下去，即使某些代表团想否认这一事实。

事实上，对某些代表团来说，问题并不是中东还少一个阿拉伯国家。 相反，它们的问题是以色列的存在。 听一听在这个大会上所作的一些发言，人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据说都是以色列侵略的受害者。 但是，谎言重复千百次也不会变成真理。 历史的事实是不能抹煞的，事实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是某些阿拉伯国家不断发动的侵略的受害者。 此外，这一问题并不是1967年开始的。 历史并不是从6天战争开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联盟重申了犹太人民在其出生地所拥有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确认了犹太人民对他们的国

家，即当时还是英国委任统治地的巴勒斯坦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大会建议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和平，但阿拉伯国家拒绝接受这一建议。1948年5月15日，即以以色列获得独立的当天，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发动了进攻，公开宣称它们的目的是要毁灭犹太国。

全世界对这件事都看得一清二楚。让我们听一下苏联外交部长是怎样描述这件事的。1948年5月21日上午，在安全理事会的第299次会议上，安德烈·葛罗米柯外交部长是这样说的：

“苏联代表团不得不对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吃惊，特别是对这些国家——至少其中一些国家——派军队进入巴勒斯坦，进行目的在于镇压在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行动。”

葛罗米柯先生说的巴勒斯坦人所要镇压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是指犹太复国主义，即犹太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是以色列民族解放运动。葛罗米柯先生还说：

“我们一次也没有听说以色列武装部队侵略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除非在自卫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打退其它国家的武装部队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的进攻。这完全是自卫。”（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299次会议，第7页）

第二天，即1948年5月22日，星期六的下午，美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第302次会议上说：

“我认为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破坏和平事件的国际性质。那些派出5个部队侵略了巴勒斯坦的国家承认它们正在进行战争，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证据。

.....

因此，我们得到了在国际上违反法律的证据的最高形式：那些违反法律的国家的自我承认。”（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302次会议，第41页和第43页）

当时，阿拉伯人并不否认他们发起了侵略；恰恰相反，他们对此十分自豪。金姆尔·侯赛因尼先生1948年4月16日代表当时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安理会第283次会议上向安全理事会宣告

“犹太机构的代表昨天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发起进攻，首先开枪的是阿拉伯人。对此我们并不否认。我们已经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将进行战斗。”

1948年5月15日，即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入侵刚刚诞生的以色列国的那天，阿盟秘书长阿扎姆·帕撒将军说：

“这将是一场歼灭战，一场规模巨大的屠杀，它将同蒙古人大屠杀和十字军东征具有同样的地位。”

但是，在这方面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的莫过于阿明·侯赛因尼——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侯赛因尼不仅在1935年纳粹党提出纽伦堡种族法的时候向阿道夫·希特勒发电祝贺，也不仅在1939年给希特勒写了一封私信，祝贺希特勒的“伟大的政治和军事胜利”，作为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还在1941年11月28日在柏林会见希特勒，并征募了一个穆斯林党卫军团，同希特勒合作推行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

此外顺便指出，各位成员还能记得，同同盟国一起在欧洲并肩作战消灭各种形式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及其表现的并不是一个阿拉伯军团，而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军团。

也正是那位阿明·侯赛因尼，他在1948年号召阿拉伯国家说：

“我宣布开始一场圣战，我的穆斯林兄弟们！杀死犹太人！把他们全部杀光！”

这就是耶路撒冷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的所作所为。

这场歼灭以色列国及其居民的阴谋失败了，然而对我国的侵略还在继续着。

1956年，他们组织对以色列进行非正规的入侵。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以

及正规军队的入侵造成数百人的伤亡，破坏了我国南部整个地区的正常生活和交通安全。

这就引起了西奈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以色列摧毁了在西奈半岛的游击队基地，但是，侵略者还是不汲取教训，他们包扎伤口，准备再进行袭击。到1967年他们已经准备就绪。

1967年5月，蒂朗海峡已经不准以色列船只通过，联合国部队被迫撤出西奈，阿拉伯军队开进了西奈半岛，并公开宣布是为了进攻以色列。这样就爆发了6日战争。以色列呼吁他东面的邻国不要参与这场战争，但是，这个邻国并不听取呼吁，反而进攻耶路撒冷。7天之后，当阿拉伯进攻被击退的时候，以色列控制了朱迪亚、萨马里亚、加沙和西奈半岛——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发动进攻的屠场。

1973年10月，在犹太日历上最神圣的斋日那一天，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再次对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最终还是成功地击退了入侵者。

如果说侵略的话，搞侵略的不是以色列，以色列是侵略的受害者。以色列自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抵御着邻国的进攻。

现在，我谈谈难民问题。1948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造成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哈莱德·阿祖姆的备忘录解释了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的原因，他在1948年至1949年担任叙利亚的总理，他的备忘录1973年在贝鲁特发表，书中指出：

“自从1948年以来，我们一直要求难民返回家园。然而，鼓励他们离开家园的也正是我们自己。”——即阿拉伯人——“我们给一百万阿拉伯难民带来了破坏，我们号召他们，呼吁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家园、工作和生意，我们使得他们一无所有和失业，虽然他们每一个人过去都有工作，都有在某一

行业谋生的技能。”

这场战争还导致犹太人从阿拉伯的土地上出走。犹太难民的数目同阿拉伯难民人数大致相等。联合国文件S T / E S A / S E R . A / 6 4已经明确的肯定了这一事实，该项文件题为“自1950年以来国际移民的倾向与特点：难民流动和人口转移”，即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第64号人口研究报告。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几百年的地方，他们被迫放弃相当数目的私人和社区集体财产。我们以色列人伸出双手欢迎他们，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他们已经成为具有生产能力和自食其力的公民。

一百万犹太人逃离阿拉伯国家；其中多数大约80万人在以色列定居。大约60万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实际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了一次人口交换。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这场人口交换与二十年代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人口交换及四十年代后期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人口交换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事实上，后面所指的那两次交换涉及的人口更多，但他们在原则上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不能考虑让那些同时流动的大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重新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相反，我们必须根据世界其他地方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土地上同化难民。

离开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已经在他们自己同一民族的人们中间找到了居住的地方。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离开前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只是从犹太人控制的地区走到了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他们从停战线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这比犹太人从阿拉伯土地走到以色列变化小的多。

然而，只有阿拉伯才得到联合国的关照。联合国没有讨论到犹太难民的困境问题。联合国也没有建立任何救济机构帮助他们重新定居。以色列完全靠自己。而且，我们在没有大片土地和石油财富带来的亿万美金的条件下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从阿拉伯土地上来的犹太难民完全融入我们的社会，而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却被他们大多数的阿拉伯亲人拒之门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政府拒绝让他们获得公民权，甚至拒绝允许正常的居住，从1948年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将他们置于难民营中。

只有约旦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行动是不同的。约旦给予巴勒斯坦难民同等的公民权。1966年6月15日在阿曼的一次讲演中侯赛因国王阐述了他的如下立场：

“我们一贯反对将难民置于围有铁丝网的难民营之中的荒谬而不符合逻辑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将这个问题变为一个国际问题，使其成为仅仅是一个得到帮助和援助的问题，而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是每年收进的金钱，这个问题被长期化以便使每年在联合国都可以大谈各种艰难困苦，好以此收集捐款。我们尽自己的责任而为，反对这种镇压整个民族的政策，反对这种使他们泄气的政策，用发分配卡的方法使他们完全听从全能上帝的摆布的这种政策。这是侮辱我们这样的人民的尊严。”

有些阿拉伯国家声称他们反对以色列的运动是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进行的。但实际上巴勒斯坦人一直是我们的阿拉伯邻国侵略的受害者。让我们听听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阿布马泽的说法吧。他的这段话见于1976年3月出版的《革命巴勒斯坦周刊》：

“阿拉伯军队侵入巴勒斯坦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人……但他们却抛弃了巴勒斯坦人，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移居他方，并将一个意识形态的正式枷锁强加于他们身上，还将他们投入监狱……。”

但是阿拉伯政权不仅仅是制造了阿拉伯难民问题；他们也绞尽脑汁使该问题长期化。罗尔夫盖洛韦先生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约旦的前负责人。请允许我引用这位权威人士1958年8月所说的一段话：

“阿拉伯国家并不想解决难民问题。他们想使该问题一直成为一个愈合不了的伤口，使之成为对联合国的冒犯，以此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武器。阿拉伯领导人根本就不顾难民的死活。”

某些阿拉伯国家奸诈的利用难民的困境，为了对此加以说明请允许我引用1957年7月15日在叙利亚胡姆斯召开的所谓难民会议上所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以后一再被引用：

“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讨论如果不是以确保难民有权消灭以色列为基础的话都将被视为贬低阿拉伯人民的一种叛变行径。”

这种立场与我国自诞生的那一天以来所采取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1948年5月所发表的独立宣言是以色列的建国文件，该宣言指出：

“尽管几个月来对我们进行了屠杀，但在此屠杀之中我们仍然呼吁以色列国家中的阿拉伯居民保持和平，并在充分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以及在所有临时与永久机构中有适当代表的基础上维护这个国家。”

“我们向所有邻国和它们的人民伸出我们的手，向他们提出和平与睦邻友好，呼吁他们与定居在自己土地上而享有主权的犹太人民建立合作与相互帮助的关系。以色列国家准备在促进整个中东的努力中尽自己应尽的责任。”

以色列不仅吸收了来自阿拉伯土地的80万犹太难民，我们也采取了重要步骤来援助阿拉伯难民。尽管有明显的安全威胁，尽管没有和平，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到1950年代初，5万阿拉伯难民根据一个家人团聚计划返回了以色列。以色列境内另有5万流离失所的阿拉伯人也重新定居下来。以色列也提出参加任何帮助在阿拉伯世界难民中心定居的计划。

此外，以色列一直允许由于6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返回家园。自1967年以来返回家园的总人数已达7万2千人。尽管巴解组织经常利用人们的这些流动为其恐怖主义目的服务，我们还是发出了这些准许。

众所周知，阿拉伯产油国的收入达上百亿的美金。无独有偶，每年有20亿美元是来自向南非出口的收入。他们到底将这一巨额收入的多少用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我当然不是指每年付给巴解组织的保护金，这些钱是用来建立巴解组织世界恐怖主义网的。我所指的是那些本来可以用于建设性目的的几十亿美元。只要拿出一个月的石油收入，巴勒斯坦问题的各方面就很容易得到解决，但看起来这种人道的解决方法——或者是任何解决方法——并非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首要任务。

请允许我以联合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批准了朱迪亚、萨马里亚与加的几个项目来援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些项目的总代价为5千6百美元。迄今为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此收到成员国的8百万美元的捐款，但其中只有2百万美元来自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所捐的2百万美元不到阿拉伯石油输出国有案可查的财政收入的22万2千分之一。我重申：22万2千分之一。阿拉伯产油国今年的财政收入达4千4百40亿美元。

阿拉伯国家不是真心要援助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相反却是打着“巴勒斯坦事业”的旗号，挥霍资金提倡建立新的机构。然而，所有这些委员会，分部，报告和研讨会都无益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相反，它们只会使冲突死灰复燃。它们阻碍缓和，谈判与和平。

我请各国代表注意1988——1989两年间联合国方案预算(A/42/6)所调拨的4,470,000美元，该款项的用途如下：分配给所谓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巴勒斯坦人权利分部，联合国贸发会议各项方案，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会议关于巴勒斯坦人民居住条件的报告，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行为特别委员会以及所谓特别的公共新闻活动。

近5百万美元浪费掉了。这笔资金丝毫没有提出任何真正的解决办法。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没有从这些委员会和报告中受益，这些报告是由反对和平、各位代

表的政府资助的。虽然这些政府并不抱有极端主义目标，但是却不加以鉴别地，每年都承认这种有害无益的拨款。然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不感激他们，因为这些委员会，分部，计划和报告对他们没有起丝毫作用。

十年前，我们目睹了一位富有胆略的领导人采取的具有意义的步骤——萨达特总统的耶路撒冷之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产生了《戴维营协定》，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为埃及和以色列和平协定铺平了道路。《戴维营协定》指出：

“埃及、以色列、约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应参加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有方面的谈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有关西岸和加沙的谈判。”

去年以色列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色列现任总理沙米尔先生在本讲坛上，谈到《戴维营协议》时说：

“这些协议明确地证明，摆脱战争循环是有出路的，《协议》还明确表示除了直接谈判之外别无选择。至今为止，《协议》依然是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实现和解与和平的唯一蓝图。”(A/41/PV.6, P.6, P.35)

在本四十二届大会会议上，我国现任副总理，外交部长佩雷斯先生指出：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儿孙和我们邻居的儿孙们予新希望：尽管有分歧，但谅解相处；在没有因仇恨而引起的武装干预的条件下决定其自己的命运。”(A/42/PV.17, P.12)

他进一步指出：

“因为在我们这一区域商定和平计划的企图屡遭挫折，因而我们大家全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我们认识到，不能以任何东西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因为谈判的目的在于寻找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解决方法。因此，过去三年来，人们集中努力制定一项希望最大的计划，即在对结果不作预先策划的情况下开始谈判。”(A/42/PV.17, P.13)

目前，是阿拉伯政府做好准备，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开始谈判的时候了。是停止利用和歪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问题从而激起对以色列的仇恨的时候了。同时，也是停止诽谤犹太民族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犹太以色列国的运动的时候了。

联合国内的这种辩论和中东本身日益变化的现实相去甚远。不到两周前在安曼举行的阿拉伯最高级会议揭示了在某种程度上可望表现在更大的现实主义精神。

巴勒斯坦问题第一次得到了应有的承认。它与恐怖的，海湾战争同时发生事实上，在那次战争之后发生的。海湾战争现在正在消耗着大量的生命。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反映中东阿拉伯各政权之间的内部冲突，从东边的伊拉克与伊朗，到西边的利比亚入侵乍得或撒哈拉冲突。换言之，我们这里所谓的“巴勒斯坦问题”并不是中东主要冲突的核心。阿拉伯领导人自己声称危险的焦点来自海湾，来自那儿持续不断的血腥战争，来自原教旨主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教导人们只要能达到目的即使使用暴力、恐怖主义和屠杀无辜的手段也在所不惜。中东及其附近的国家都受到这一富有侵略性的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威胁。

安曼最高级会议的声明也是同等重要。阿拉伯国家再也不自动地排斥埃及。人们希望，和平协议再也不会自动地宣布谁是被遗弃的人。

我们以色列人希望在寻求和平的进程中能够取得进一步进展，各国，特别是我们的邻国应走上由埃及所开辟的勇敢的道路。以色列将继续把和平放在国家政策首要位置。

我们向中东的激进分子呼吁：“散布恐怖主义并不难，发动战争也不需要勇气，但是创建和平却需要勇气。”

阿拉伯领导和政府不断变化的态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不应该把巴勒斯坦兄弟作为玩弄政治和敌对行为的工具，相反，应勇敢地与过去的历史决裂。他们应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

根据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相互尊重权利的原则，在有或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我们相信，这一观点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

在这种和平谈判的基础上，一定能够找到适宜和一致同意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目前，我们区域的人民手中掌握着能够实现一个信任与和平的新时代的机会。我们宣誓效忠这一目标，我们也吁请我们的所有邻国做出这种保证。

下午 1 点散会。